基于肾－命门－三焦论治膜性肾病*

韦翠萍[1,2]，支勇[1,2✉]，林燕[1,2]

1.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 300381；2. 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

摘要：膜性肾病是一种常见的自身免疫性肾小球疾病，临床以肾病综合征为主要表现。肾－命门－三焦脏腑相通理论有别于传统的脏腑表里关系，三者在生理上相通，功能上相辅。本文基于此探讨膜性肾病的病机，认为该病属本虚标实之证，以命门火衰、肾气亏损为发病之本，命门元阳不足、肾气封藏失司，致使精微外泄、水液失于蒸腾气化，是蛋白尿、水肿等核心症状发生的根源；以气化失常、病理产物蓄积为发病之标，肾命亏虚致使三焦气机、水道失畅，水湿、痰瘀等有形实邪停滞，阻滞经络气血运行，加重病情迁延反复。故临床治疗膜性肾病应标本兼顾，治本重在温补命门、阴阳互济，通过平调肾命元阴元阳，固护先天元气、充盈命门相火，恢复肾脏封藏与气化功能；治标重在祛除壅滞、疏利三焦，畅通周身气机与水道，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祛除体内滞留之水湿痰瘀，从而恢复机体水液代谢与精微输布常态。

关键词：膜性肾病；肾病综合征；肾－命门－三焦；气化；命门；三焦

DOI：10.16368/j.issn.1674－8999.2026.08.246

中图分类号：R277.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999(2026)08－1662－04

Treatment of Membranous Nephropathy Based on "Kidney－Gate of Life－Triple Energizer" Theory

WEI Cuiping[1,2]，ZHI Yong[1,2]，LIN Yan[1,2]

1. The First Teaching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China 300381；2.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China 300381

Abstract：Membranous nephropathy is a common autoimmune glomerular disease，with nephrotic syndrome being its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 The theory of Kidney－Gate of Liffe－Triple Energizer connection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organ interior－exterior relationships，as these three are physiologically interconnected and functionally complementa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athogenesis of membranous nephropathy from this perspective，suggesting that the disease reflects a pattern of deficiency at the root with excess at the manifestation. The root cause involves declining Fire of Gate of Life and Kidney Qi deficiency，leading to insufficient Yuan Yang and loss of proper Kidney Qi storage，resulting in leakage of Essence and disrupted Water metabolism，which are the origins of core symptoms like proteinuria and edema. The manifested aspects involve abnormal Qi transform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pathological products；Kidney and Gate of Life deficiency causes the flow of Qi in the Triple Energizer and Water channels to stagnate，allowing tangible pathogenic factors like Dampness，Phlegm，and blood stasis to block meridian circulation and aggravate recurrent and prolonged illness. Therefore，clinical treatment of membranous nephropathy should address both root and manifestation. Root treatment focuses on warming and tonifying the Gate of Life，balancing Yin and Yang，maintaining innate Yuan Qi，nourishing the Fire of Gate of Life，and restoring Kidney storage and transformative functions. Symptomatic treatment aims to remove stagnation，unblocked the Triple Energizer，facilitate Qi and Fluid circulation throughout the body，clear the meridians，harmonize Qi and blood，and eliminate retained Dampness，Phlegm，and blood stasis，ultimately restoring normal Water metabolism and distribution of Essence.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473447)；天津市名中医林燕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tjmzy2404)

作者简介：韦翠萍(1998－)，女，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肾脏病。

✉ **通信作者**：支勇，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慢性肾脏病、糖尿病肾病等研究。E－mail：Zhiyong.zy@163.com

Key words: membranous nephropathy; nephrotic syndrome; Kidney – Gate of Life – Triple Energizer; Qi transformation; Gate of Life; Triple Energizer

膜性肾病是以肾小球上皮细胞下免疫复合物沉积，伴基底膜弥漫增厚为主要病理特征的一种肾小球疾病，多发生于 40～60 岁人群，约 80% 临床表现为肾病综合征[1]。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近年来，本病临床发病率、复发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2]。中医根据其临床表现认为，该病属于“水肿”“尿浊”“虚劳”等范畴[3]。目前，临床多从三焦、脏腑、络病等对膜性肾病辨证，现有的辨证多基于传统脏腑表里关系方面，而脏腑别通理论，是有别于传统的脏腑相表里的关系，或可为肾病论治提供新的思路。故基于此，笔者从肾－命门－三焦论述膜性肾病，认为命门火衰、肾气亏虚为疾病之本；三焦气化不利，病理产物蓄积为病之标。临证可温补肾命，疏利三焦，以达益肾固精，通利脉络之效。因此，以肾－命门－三焦相通为基础探讨膜性肾病的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可为临床提供治疗思路。

1　肾－命门－三焦概述

1.1　同气相求，经络旁通　《周易》首次提出同气相求一词，其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气相求是指相异事物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或相同性，这种同质性使两者相互吸引，让相异的事物发生相互影响[4]。《难经》云：“五脏亦有六脏者，谓肾有两脏也。其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精神之所舍也……其气与肾相通[5]。”《医学入门》提出：“心与胆相通，肝与大肠相通，脾与小肠相通，肺与膀胱相通，肾与三焦相通，肾与命门相通[6]。”《类经附翼·真阴论》曰：“命门与肾，本同一气[7]。”肾为五脏之一，主藏精，能促进人体生长发育与生殖，主人体津液代谢；肾是命门的气化之器，而命门则是从肾中升华而出，是有名而无形之物，其主人体生长发育与生殖，以及各脏腑经络组织的原始形成和活动，是人生命的先天之本和抵御疾病的主宰[8]。命门与肾为不同物质，但功能具有相似性，其以气相连，以气化为其功能表现。有学者认为，脏腑别通是气化相通，由六经之开阖枢理论演变而来[9]。《素问·阴阳离合论》曰：“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10]。”

历代医家认为，三焦的经络起于肾中而别出三支：上支出于胃上口，贯膈上连心肺，为上焦；中支入胃中，连脾胃，为中焦；下支别回肠而注膀胱，联络肝肾，为下焦[11]。三焦与肾经络相连，扩大了肾的主治范围，肾又是命门的气化之物，其与命门相通，肾、三焦、命门三者相通，以命门为基础，联络肾和三焦。

1.2　水火互藏，阴阳互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万事万物都具备阴阳的属性，阴阳是万事万物之本，阴阳相互为用，共同促进事物的发展。《难经》提出：“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难经》明确提出肾和命门的位置关系，而后世医家多以《难经》的论述为基础，扩展了对命门的认识，多认为命门是人生命之根本。张介宾认为：“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命门之水火，即十二脏之化源。”赵献可认为：“相火禀命于命门，真水又随相火……日夜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间，滞则病，息则死矣。”命门之火谓之元阳，命门之水谓之元精。元精元阳为先天之精气，是生命活动的基础，一身阴阳之根，元精在元阳的推动下，以三焦为通路，温煦各脏腑组织；元阳以元精为物质基础，源源不断地化生。肾为五脏之一，肾阴肾阳为五脏之阴阳，肾阳在命门之火的温煦下，藏精和主水功能正常发挥；肾阴以元精为物质基础，元精在元阳的推动下不断地濡养肾阴，而肾阴又受五脏六腑精气濡养，以后天濡养先天，则源流不竭。以阴为物质基础，以阳为功能表现。阴阳相互化生，不断转化。《难经正义》云：“命门乃三焦之根，为相火之宅，相火布于三焦，即由命门始也。”“三焦者，孤腑也”。三焦没有相表里的脏腑，所以后世医家则认为命门与三焦是脏腑阴阳相表里的关系，即命门为脏属阴，为水中之阳；三焦为腑属阳，为火中之阴，两者相互为用，命门之水火，有赖于三焦的输布功能；三焦通道运行诸气，有赖于肾和命门的始动作用[12]。

2　肾－命门－三焦与膜性肾病

2.1　命门火衰，肾气亏损为病之本　《难经·八难》提出：“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肾间动气”位于两肾之间为无形之元气，其藏于命门之中。命门为五脏之本，生命之门，肾生理功能的正常发挥，以及人体基本的生理状态都受到命门之水火的影响。命门

为水火之宅，水火互生，阴阳互用。中医认为，人体的生命活动是“火”的功能体现，命门之火为“少火”，以元精为物质基础，少火以生气，是人生命的始动之源，元气以此生发，命门之火促进肾气功能正常发挥，肾气是命门之火所化生元气的一种表现形式。五脏之气是命门之火化生元气的延伸，命门之火支配着五脏之气功能正常发挥，是五脏之气的基础和根基。命门之火功能正常，元气充足，脏腑充养，则脏腑之气旺盛[13]。若命门火衰，则元气无以生发，元阴元阳不能通过三焦而输布全身，则一身之阴阳俱损。《灵枢·五癃津液别》载：“肾为之主外[14]。”《灵枢·邪客》云：“卫气者……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足少阴为肾之经脉，肾应腠理毫毛，故卫气的产生与循行与肾密切相关，肾功能正常，则卫外固护，邪不入侵[15]。命门火衰，元气虚损，肾气亏虚，卫外不固，正如《素问·评热病论》所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气乘虚而入，经皮肤腠理，伤于肺，则肺失通调，伤于脾则脾失健运；伤于肾则两虚相得，肾气更亏。气虚则无以固摄，精微外泄，表现为尿浊；气虚日久则阳虚，肾阳亏虚，蒸腾气化无力，则发为水肿，阴损及阳，肾阴亏损，相火扰动精室，肾不藏精，则尿浊。此外，命门火衰不能暖土，则导致脾肾阳虚，临床表现为夜尿频多，纳差便溏，疲乏无力，肢体浮肿；若元气不能输布于肺，肺失通调，水泛肌肤，卫外不固，易于感冒。元气亏损，肾精亏虚，乙癸同源，精血互生，肝肾阴亏，则表现为腰脊冷痛，头晕目眩，五心烦热，咽干咽痛等[16]。膜性肾病患者常以肺脾肾亏虚为主，痰浊、瘀血等病理产物蓄积，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命门火衰，肾气亏损贯穿始终。

2.2　气化失常，病理产物蓄积为病之标　三焦为六腑之一，其也具备六腑的共性，所谓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实而不能满，故三焦应以通利为顺。同时，三焦也是水液之通道，元气之别使，三焦功能正常，则气血津液得以敷布，五脏得养。《金匮翼》云：“若三焦调适，气脉平均，则能宣通水液，行入于经，化而为血，灌溉周身[17]。”若三焦功能失常，则水液停聚，壅滞脉道，不得宣通。上焦不宣则卫外不固，水饮上泛；中焦不畅则运化失常，气机壅滞；下焦不治则清浊不分。人体之津液的敷布、排泄以三焦为通道，赖于命门之元气推动、蒸化；命门火衰，元气失职，津液停聚三焦为水湿之病，停聚体内则为水饮，留于体表发为皮水。同时，构成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精气血等精微物质的生成、敷布也赖于命门之元气，经三焦之气化而营养全身。命门元气衰竭，三焦气化不利则气血津液运行不畅，病理产物内生，阻滞三焦而发病[18]。

膜性肾病的基本病机为本虚标实，其在发病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命门火衰，元气化生不足，三焦是元气运行的通路，因元气亏虚无以输布全身，五脏阴阳俱虚，虚而精血津液无以运行，进而引起水饮、瘀血、痰浊等病理产物的蓄积。正如《读医随笔》所言：“饮之生也，由于三焦气化之失运，三焦之失运，由于命火之不足[19]。”而水饮、瘀血等有形之病理产物壅滞进一步加剧三焦之气化。另一方面，三焦气机壅滞，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膜性肾病的发展过程中，三焦气机不畅，气的运动失常，累及五脏六腑，肺失通调，脾失健运，肾失开阖，膀胱气化失司，水液停聚，则发为肾性水肿，正如《类经》所云：“三焦闭塞，水道不通，皮肤胀满。”郁久化热，水热互结，煎灼津液，耗伤肾气，进一步导致三焦气化不利；久病入络，瘀血内结，气机不畅，阻遏三焦，加重疾病进展。痰浊、瘀血、水湿三者互结胶着缠绵，疾病久久不愈，最终发展为慢性肾脏病。因此，三焦气化不利是在膜性肾病命门火衰、肾气亏虚的基础上，两者相互影响，不断推进疾病的进展。

3　治则治法

3.1　温补命门，阴阳互济以治其本　膜性肾病发病较为隐匿，且常合并其他病症，主要是由于人体正气亏虚，外邪乘虚而入，内外合邪，损伤肾之脉络，临床以大量蛋白尿、水肿、高血脂为主要表现。在膜性肾病的发展过程中，命门火衰、肾气亏虚为病机核心，因此，温补命门是治疗特发性膜性肾病的基本方法。《景岳全书》指出：“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20]。”所以在治疗时，不能只用温肾助阳之品，应适当加入滋阴益肾的药物，以奏“少火生气”之效。《景岳全书》言：“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刘朝业等[21]运用引火归元熨治疗脾肾亏虚型膜性肾病，引火归元熨中炮附子、肉桂、菟丝子、续断等药温补肾元，桑寄生、当归滋阴养血、阴阳互补，诸药合用，可延缓疾病进展。杜志坚在治疗膜性肾病时也强调温补肾命，其临床常用杜仲、桑寄生、巴戟天、熟地黄等药，阴阳互补，使得命门之火不衰，五脏得养，正气得存，疾病得缓[22]。因此，在治疗时要重视温补命门，强调阴阳互补，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命门之火不灭，则

三焦通道疏利，邪不内生。

3.2　祛除壅滞，疏利三焦以治其标　三焦为水液、元气运行之通路。《中藏经》曰："三焦者总领五脏六腑、荣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也。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也[23]。"若三焦气机不利，元气输布不畅，水道壅滞，水液停聚，久聚为痰、为瘀，进一步阻滞三焦气机。故治疗时应在温补命门的基础上，疏利三焦气机。赵文景教授在治疗膜性肾病时认为，上焦宜宣化，故临床常用麻黄、桑白皮以宣发上焦肺气，水气乃行；治中焦宜运化，故常用黄芪、木香、砂仁以助运化；下焦宜温化，临床常用附子、肉桂等温阳之品，同时也使用菟丝子、熟地黄等药，阴中求阳；在此基础上常加入活血化瘀药物，通补兼施[24]。陈志强教授提出三焦分消法治疗膜性肾病，即利用"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的理论，采用不同的药物治疗：上焦常用轻清芳香之品以宣发肺气，如藿香、佩兰、香薷；中焦常用苦温燥湿之品以健运脾胃，如法半夏、白豆蔻、黄连、砂仁、苍术等；下焦常用淡渗利湿之品以通利下焦，如薏苡仁、土茯苓、大黄、积雪草；同时重视用活血通络之品，水瘀并祛，三焦之气得化，壅滞得除[24-25]。

4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肾－命门－三焦理论，膜性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命门火衰，肾气亏损。命门火衰无以温煦，脏腑功能失司，肾失封藏，精微外泄；三焦气化不利，痰浊，水饮，瘀血内停，进一步加重病情。故临证应标本兼顾，以温补肾命为主，同时也要疏利三焦，使得气机通畅，以疏通肾络。再结合患者临床病情演变，辨证论治随症加减，更好地发挥中医药治疗膜性肾病的优势，为膜性肾病的诊治提供一种新的辨证思路。

参考文献：

[1]王海燕. 肾脏病临床概览[M]. 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0.
[2]朱慧娴，周敏林，侯金花，等. 肾脏疾病谱的变迁：基于2003—2014 年中国单中心 40759 例肾活检病理诊断分析[J].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2017，26(2)：101－107.
[3]杨丽虹，苏佩玲，包崑. 特发性膜性肾病中医临床实践指南(2021)[J]. 中国全科医学，2023，26(6)：647－659，645.
[4]陈晓楠. "同气相求"理论内涵及其临床应用探讨[D]. 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12.
[5]难经[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6]李梴. 医学入门[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7]张介宾. 类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
[8]烟建华. 中医肾命正论：兼评肾命无差别说[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9)：1145－1147.
[9]王旭，吴爱华，刘雁. 脏腑别通理论的源流和机理及其应用[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4(5)：427－429.
[10]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11]赵月纯，罗逸祺，张宁馨，等. 基于"三焦者，原气之别使"探讨肾—三焦理论[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3，29(3)：354－356.
[12]沈存，王悦芬，刘梦超，等. 基于"肾—命门—三焦气化"学说治疗糖尿病肾病的思路和经验[J]. 河北中医，2020，42(5)：770－773.
[13]任硕，任燕，翟煦，等. 象思维视域下的命门形质内涵与现代价值探讨[J]. 时珍国医国药，2023，34(4)：932－934.
[14]灵枢经[M]. 田代华，刘更生，整理.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15]何雁云，马玉萍，徐佳星，等. 从肾－命门－三焦气化探讨老年衰弱的中医病机演变[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45(9)：929－933.
[16]杜方绵，谢逸轩，周欣欣，等. 膜性肾病动物模型的中西医临床病证特点分析[J]. 中药药理与临床，2025，41(9)101－105.
[17]尤怡. 金匮翼[M]. 张印生，校注.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
[18]李倩倩，梁晋普，王文杰，等. 郭维琴教授从三焦论治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经验浅析[J]. 环球中医药，2020，13(6)：1066－1068.
[19]周学海. 读医随笔[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20]张介宾. 景岳全书[M]. 影印本. 赵立勋，主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21]刘朝业，黄荣贵，蒙兰芬，等. 引火归元熨治疗膜性肾病脾肾两虚证临床观察[J]. 光明中医，2023，38(20)：3957－3959.
[22]任月乔，吴珺，冯奕钧，等. 杜志坚基于"阴阳－升降－气血"一体观论治膜性肾病[J]. 中医药导报，2023，29(5)：171－174.
[23]华佗. 中藏经[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24]刘志强，孙雪艳，崔方强，等. 赵文景教授诊治难治性特发性膜性肾病经验撷英[J]. 四川中医，2020，38(5)：20－23.
[25]李洁，马赟，朱晓婷，等. 陈志强教授中医药治疗膜性肾病临床经验总结[J]. 天津中医药，2020，37(6)：685－688.

收稿日期：2026－03－06
编辑：秦小川